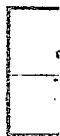


大衆文藝叢書

上原平

秦兆陽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上 原 平

著 陽 兆 泰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下 天



3 0528 2823 7

目 錄

娘	一
仇恨	一三
路	二九
何花秀	六二

娘

——「冀中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自
護傷員的故事

要問我照顧過多少傷號，搬着指頭數一數，前前後後總有五十多個。你知道，那時的環境多緊，兩里一個崗樓，三里一個據點，什麼工作都是黑間秘密着辦。八路軍天天打仗，可又不能像現在這樣明明擺擺的成立醫院，傷號們不住在老百姓家可怎麼着？這麼着，我家裡就成了傷號窩子啦。

我就先說說劉建國的事吧。

劉建國是（安平縣）五區小隊上的，是個十六歲的孩子，生得挺俊氣，在郝村作戰時，叫鬼子扎了幾刺刀，後腦袋瓜上，腿上，都有很重的傷。記的很清楚，是頭年十月初八那天夜裏，一付担架偷偷的抬到咱村來的。那工夫環境太緊，老百姓家有的已經秘密的住了傷號，有的叫鬼子漢奸制的吓破了胆。村幹



部們半夜裡砸着門挨家求告，人家都說：「老天！要是住個好人，能鑽能跑，怎麼也好說。住個傷號，哼呀咳的，拖不動滾不動，鬼子來了，可怎麼着？」急的村幹部們沒法，就又跑到我家來，說好說歹的，還答應給點糧食，我說：「你們別說別的了，抬的來吧，許東西幹嗎？我是爲了抗日工作，我家掩護傷號又不止他一個，我抗日也不是一天的……」你說：人家打日本又不是爲了他自個，咱們老百姓還能眼看着人家死在露天地裡？唉！……

趕抬的家來了，我就跟上邊派來的那個衛生員一塊，把他安排在熱炕頭上，他那頭上的血僵成一塊一塊的了，也分不出那是鼻子那是嘴來！小褂兒也跟肉粘上了，後腦袋勺上燒餅大塊傷，還搭拉着一塊雪白的骨頭渣兒哩！我一看這樣兒，心裡就一陣痛，對他說：「孩子，在咱們家住着吧，咱們娘兒們在一個炕上睡。」他光一個勁哼哼，也不言聲。又給燒了鍋開水，拿新棉花穰子一點一點的給他擦那血，有那擦不下來的乾疤疤，就使指甲一點一點的刻。你有麼法兒？衛生員也是個孩子家，頂不了大事。

天還沒亮，衛生員担心怕敵人來包圍村子，要把他挪到洞裡去，跟別的傷

號安置在一塊。可是劉建國說什麼也不讓搬。把衛生員急的沒法兒，我就對他說：「別急，不要緊，我伴着他，敵人來了我有辦法，我這條老命不算什麼！」又對劉建國說：「孩子，日本要是來了，你就跟俺叫娘，我就說你是叫拉糞的車給軋了的，你心裡可得放寬些，別着急，鬼子要是問你上的什麼藥，我就說是打從崔嶺崗樓上要來的。不要緊，你這癩年幼，不像個八路軍，準能混的過去。」守着他說說話兒，他就顯得痛快點了。這一夜，我就一直沒合眼。

第二天一早起，我把院子弄的很髒，裝家裡有病人沒人打掃。等我弄清了，他就嚷肚子餓，我就把他的肩膀抱起來，用腿墊着他的背，伏下去一口一口的給喂，他吃得很慢，一頓飯就吃了三點鐘。你說怪不？他那嘴一動一動，那傷口就一動一動，也像一張嘴似的，叫人看着直想掉眼淚。

說起吃飯來，他可吃的不少，真像個孩子似的，盡爲吃的發脾氣。可這也難怪，當八路軍的平常比老百姓吃的還苦，一受了傷有了病，嘴就饞了，又成天價躺着沒事，除了想多吃點好的快點把傷養好了，還能有什麼別的事佔住精神？就這麼着，他白天得吃四五頓，晚上還得吃一兩頓，盡要吃餃子，別的他

連看也不看一眼。衛生員不讓他多吃，怕他撐壞了，可是他卻大哭大鬧，實在沒法兒，我就暗地裡給他上別家做去，又瞞着衛生員餵他。

還忘了告訴你哩，除了劉建國，我家還住着別的四五個傷號哩！你要知道，那時的八路軍不能比這會的大部隊，那盡是些剛剛放下犁把子的莊稼人，還沒脫莊稼氣兒。有那傷重的，就成天價躺在洞裡，有那傷輕的，也有在外邊睡工夫，這可就够我忙活的了，要是一聽見誰家有什麼好吃食兒啦，就非想吃不可，我就得向人家要去，不的話，他們就得哭哭嚷嚷的了。

衛生員老說我：「大娘，你自個吃飯別老是飢一頓飽一頓、冷一頓熱一頓的呀，你也要當心自個的身子呀，你這要是一病了，可怎麼着咬？」我說：「俺不怕，叫他們痛快，比自個痛快還覺着痛快哩！」衛生員又對劉建國說：「劉建國，你別光叫大娘給你作好的吃了，你看大娘家的日子過的這樣窮！」我說：「沒有什麼，吃了俺倒歡喜。」

夜裡不敢點燈，怕暴露目標，可是傷號不斷的要茶要水，看不見就摸着餵，一隻手摸着傷號的嘴，一隻手把壺嘴擱在他嘴裡，就這麼着，一夜不知喝

多少回！

劉建國因為老是躺着，肚子裡不消化，就鬧開了肚子痛了，我就半夜裏給他揉搓，摺腦袋，抓癢癢，（他老是癢癢的怪！）摸蝨子，我就不得工夫合眼。還有那別的睡不着覺的傷號，睜眼就叫娘，要跟娘說話。我說：「孩子呀，別跟娘說話了，讓娘睡一會兒，白天還得搭治你們呢。」他說：「娘，俺一會不跟你說話兒，就不痛快呀！」可是說話還得低聲點，在那樣環境裡面，就怕村裡有那壞了良心的當了特務，叫他聽見了，報告了崗樓上，我這條老命倒沒關係，可同志們的命是貴的呵！

提起他們的糞呀尿的可就困難了，他們自個又不能動彈，可吃的多大小便就勤，起先俺沒辦法，只是給鋪上我的衣裳片子，一拉拉了一炕，我就用手去胡抹一陣子。後來俺就想了一個法，用我的個白鐵罐子砸了個盤盤，邊上用布片子給圍上，墊在他們的屁股底下，這樣不臥的骨頭痛，拉了又方便倒，拉一點倒一點，倒在一個痰罐罐裡，用灰一蓋，又沒臭味，又省事。還得給他們擦屁股，先是用村裡募的棉花套子，他們嫌痛，就把我的個新被套子也給使了。

夜裡沒燈沒亮的，斷不了弄的滿手滿炕的。劉建國有一次說：「娘嫌兒髒不？」我就笑着說：「嗨，娘還有嫌兒髒的？沒這個理。」

有一次，鬼子掃蕩，情況太緊了，就把劉建國抬到地道裡去了，我沒跟進去，這可就一天價哭呀鬧呀的喊娘，硬要出來找俺，衛生員不許，就不吃不喝的囓。俺沒了法，正好鬼子又進了村，挨家串，搶東西、砸傢俱、找地道口、打人，我就也下了地道，帶着乾糧和水，伴着他們待了兩天兩夜。劉建國嫌洞裡又臭又斃的慌，又老是怕悶在葫蘆裡不知道外邊的情況，怕敵人找着了地道口往裡放毒氣，老吵着要上去。直到第三天大清早，鬼子漢奸們才翻騰了個够，走了，才把他抬出來。他出來後聽說別村的鬼子還沒走，又怕連累了我，就挺不過意，老是哭。我就說：「孩子，沒關係，咱們娘兒們死也死在一塊！」

可是洞裡還有別的傷號，在上面做了飯就得到下面去餵。餵了這個餵那個，一天給下洞送五次飯，洞口又小，裏邊又曲裡拐彎兒的，又老長老遠的，道兒又窄，弄的我滿身滿脖子的泥土。送飯還不說，還得往外端屎端尿，捧着個盆子往外爬，可不好爬，斷不了弄的滿身的尿。別人問我：「你怎麼受的了這

個惡心呢？」我說：「你看看去，不臭，不髒。」不臭不髒可是假的，洞裡簡直像糞坑，那個味呀，弄的人老想吐！

我實在忙不過來了，就叫俺那孩子們幫着，也往洞裏送飯送水的，也學會了餵他們吃的，連我那小閨女也學會了給傷號接屎接尿的了，我不在家時，孩子們就給他們就伴。你才不知道呢，一會不見我，就嚷：「娘！娘哩？」直到俺回來了，跟他們說：我上那哪去啦，有什麼事啦，像告假似的，這才算完。

有一天，劉建國不知怎麼，忽然流着眼淚問我：「娘！你幹嗎對俺們這麼好？」我說：「傻孩子，還興問這個？那抗日的道理誰也知道，俺不去說它，我只怕說我從小兒受窮，是天生成的，爲窮人，爲革命，……」說着時，我也掉下淚珠子來了，唉！

天氣慢慢暖和了，劉建國的傷口化了膿，血呀膿的弄的滿處都是。我沒了法，用白布縫成幾個褥子，給墊上，可是工夫不大膿呀血的就透過來了，就得給換乾淨的，一天得換好幾次。村裡動員來的舊棉花套子使完了，就扯了俺自己的棉襖套子給縫新的。

這時，洞裡那個臭味就更厲害了，簡直進不去人！這就把我熏病了，上級照顧，衛生處裏特地給派了個醫生來，可是，傷員們幾天沒見俺了，這個嚷嚷呀！這個說：「我要出去看看俺娘的病。」那個說：「娘爲俺們病了，俺們可怎麼着呵！」嚷的我沒法，就帶着病下了洞。

劉建國的瘡口這幾天癢癢的特別厲害，任什麼時候也得叫娘去給他抓，時常一頓飯沒吃完就得抓四五次。我大小子對他說：「你別光顧的給你抓癢癢，也得讓娘吃飯啦！」劉建國心裡像是也覺着他這話對，嘴上却要硬，說：「你不用管，你姓劉俺也姓劉，你和娘親俺也和娘親。」可逗樂兒呢，說得俺們三人全笑起來啦。

因爲俺家目標太「紅」，怕給崗樓上的王八蛋們知道了，就把劉建國移到東頭趙家去了，人家對他照看的也不錯，可他就是離不開娘，一天到晚哭喊着，要人找娘去，我只得到趙家去照看他，一天去好多次，後來還是不行，只好又把他抬回家。不多日子，分區衛生處來了個人，看見傷號們實在住的太擠成了疙疸，怕敵人來了受損失，就硬把他們分配了一下，把劉建國分配到滿子村

，住在村邊上一間大的空屋子裏，屋子大，又沒熱炕，又沒房東，衛生員年幼照顧上差，又冷又餓，他就呼天喊地大哭大嚷，嚷的三里地都聽得見，非叫那村的村幹部把他抬回來找娘不成，沒法，就又抬回來了。到了家，他睜開眼一個個的人都看了，這才放了心。我又把他抱在炕上，給燒水作飯，一個勁給他說些好的，他一把拉住我，流着淚說：「娘！我死也不離開咱家了！」我也眼眶子一發熱，淚珠子就掉的他臉上了。

天熱了，劉建國還是非和我睡在一間屋子裡不行，我怕他睡在炕上跳蚤咬的慌，給他搭上鋪板，挨着我睡，每天晚上給他搖着扇子趕蚊子，直到他睡着了，我才迷糊一會兒。

俺妯娌家也住着個傷號，名叫魏登普，是四十五區隊的，在南張馬作戰時受了重傷。俺妯娌是個沒經過事的人，胆小的怪，看見家裡躺着個半死的血人，吓的什麼似的，自個帶着被子跑出來了。魏登普沒人照管，叫了半天也沒人應，就大哭起來了。我聽見隔壁哭的慘哩，就連忙搭治了劉建國，過去一看，傷號光着個屁股，頭搭拉到炕沿下。我就把衛生員叫來，幫着把他抬到炕當中

，給蓋上了被子。他還哭嚷着：「房東走了，不管我了！」我就去把我姍姍找回來，對她說：「你不要把人家扔下了就跑出去，人家八路軍打仗受了傷，你這樣對待人家，心裡過去嗎？」從這天起，我就不斷的上她家去，鬧的劉建國說：「娘照管我一個還不够，還去照管別的傷號，不要我了！」我說：「孩子，你也是打日本受了傷，他也是打日本受了傷，你也是八路軍，他也是八路軍，你們都是同志，都叫我叫娘，孩子都是娘的肉……」我話還沒完，看見他在皺着眉毛揉眼睛，怕他傷心難過，就趕緊住了聲。後來，那個傷號住了半個月，就轉移了。

這一天天剛亮，鬼子冷不防的進了村，下地洞也來不及，我就連忙把劉建國頭上纏着的綑帶，連血帶濃的塞進自己的褲腰裡，把早已準備好的一貼大膏藥給他貼在傷口上，又用破棉被給他蒙了個嚴實，順手又把尿盆子、尿罐子、破棉花、爛衣裳套子髒髒臭臭的擺滿了一坑。剛弄好，敵人就踢開門進了屋，指了指炕上的劉建國，問：「什麼的幹的？」我——人到這時候胆子也就大了，說：「皇軍，我的個小子，可別吓着他呀，他害了兩個月的瘟病，是個半死

的人了，可別掀開被子吹了風……」鬼子看看屋裏，忙地掏出手巾來捂住鼻子。我拿起個破髒水瓢來往外就走，嘴裏說着鬼子話：「米西米西的」；去給燒水。那鬼子受不住屋裡這味，鼻子裏嗡嗡了兩聲就跑出去了。

你要知道，在那樣環境裡，這些危險事是家常飯。以後又出過幾次危險，也都被我賣着老命搪過去了。我每夜那敢脫衣裳睡覺？一聽見那兒狗叫，就趕緊爬到房上去聽聽動響。有一次，天不亮我就叫我那大孩子到村口瞅瞅去，剛作早飯時他就慌慌張張的回來說：「敵人來了！」我連忙先把傷號扶進洞裡了，自己想趕緊去蓋洞口，不想下菜窖時（洞在菜窖裡邊），慌的腳沒站穩，「吓啦」一下滾下去了，直等到蓋好了洞口才覺着腰有點痛，老半天動彈不得。又有一次，鬼子用刺刀逼着我，要我說出那兒藏着八路，我不說，鬼子用刺刀一通，我就勢往地下一倒，假裝吓的直嚷叫，鬼子以爲我真的是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傻老婆子，就走了。這時洞裡的傷號早就聽見上面折騰了半天，急的滿身是汗，一見我下了洞，都來拉我的手，娘呀娘的嚷的分不清誰說的話，我就對他們說：「孩子們呀，娘不會怕死的，不會害你們的，娘這顆心是顆赤心呀

！……」

直到七月十七日，劉建國的傷才好全了，算起來他住在咱家有十個月零十天，只有最後兩個月才能不餵飯不接大小便。他臨走時對我說：「娘！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呀！」

他那知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呢！誰知道他這會上那去了！唉！說起來也不只一個劉建國，多着呢，想也想不過來呀！

仇 恨

——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大掃蕩片斷記

一

麥穗有半人高，我爬在裡面，耳朵挨着泥土，不敢動彈。漢奸隊和鬼子馬隊個挨個的、從四面八方淌過來了，用啞嗓子詐唬道：

「呔！呔！看見啦！看見啦！出來！趁早出來！」

接着，這裡一槍，那裡一砲，又加上機槍噠噠噠，打的麥苗兒像刮風響。

終久，有一大群人被淌出來圍住了，我也是當中的一個。

一個長驢子臉翻譯官跳下馬來，瞪着鬼眼睛，露出滿嘴的金牙，嚷道：

「誰是八路？他媽的！說！」

人們都把臉扭在一邊，誰也不開口。

鬼子火了，四面架起了機關槍，另有十來個漢奸隊，用閃光的刺刀逼住人們的胸脯，人群立刻嘩的一下，擠得更緊了。

一個鬼子抓住了一個青年人，狠眼睛釘住他，又拉着他的手看了看，瞅了足有五分鐘，忽然瘋了似的嚷道：

「你的，手，白白的，八路！」

就把他拉了出來，趁他還沒站住腳時，照背心一刺刀，他倒下去，頭歪在一邊，咬着牙，兩隻手抓着土，不多一會兒就不動了，死了。

全體都看着他，看着他的血把麥苗兒染紅了，全體都閉着嘴瞪着眼，却沒有一個人發抖。

接着，又被拉出去了兩個，三個，最後到了六個七個，都倒下去了，流着血。鬼子兵和漢奸隊又把十幾把刺刀尖逼過來了，那刀尖子上還滴着血。

翻譯官又像兔子似的跳來跳去了：

「你們他媽的，抗日窩子，還有不參加組織的？說！誰是農會？誰是幹部

「誰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是，就站出來，站出來！到這邊！」他用戴着金戒指的手指頭點着每個人的鼻子，但是每個人都用眼瞪住他，誰也不答聲。

一個騎白馬的鬼子把長指揮刀對着遠處一揚，嘟嘟的嚷了一句，馬上跑步來了三十多個鬼子兵，「呀——」的一聲，像衝鋒似的，刺刀尖通住人們的胸脯，只等那騎馬的鬼子再揚一下指揮刀，馬上又有幾十個人要倒下去了。人們都忍不住閉着眼，臉色都青了。一個老太婆輕輕的叫了一聲：

「老天爺嚙！」

忽然，通通通，一個大個子傢伙從人羣裡走了出來，把胸脯一拍，嚷道：「我是！我是！該殺該剮，幹吧！」

他身子像個鐵柱子，兩眼像兩盞紅燈。

接着，又通通通，走出來十個二十個，也都像鐵柱子似的，站在那裡。

「死就死吧！……」

我也嚷叫着，跟着一群人走了出來。

於是我們這群忍不住勁的硬漢子，被鬼子一串串的反綁着手，當了俘虜。可是我們救了一大群人，鬼子認為他們沒有參加過什麼組織，搜了搜口袋，擡了一頓就都放了。

二

漫天拔地的刮起了大風，把一片綠海似的麥苗地刮成了一片灰白，道溝邊的大楊柳樹刮的彎着腰用大力嘯叫起來，天地變成一片混沌了，太陽浮在黃沙霧裡，也變得慘白了。鬼子騎兵在道溝兩邊跑來跑去，馬蹄把沙揚起來，撲到人的眼裡，鼻子裡，嘴裡。每個人的脖子上都被掛滿了子彈帶、手榴彈和小砲彈袋，後邊的人歪歪咧咧的碰在前面人的背上，前面人又往前碰。

走在我前邊的，正是剛才頭一個站出來的那個大個子，他像個鐵人似的，雖然脖子上比誰的東西都多，却毫不東倒西歪，而且誰也撞不動他，一直總是不緊不慢的，低着頭，通通通的往前走。

風沙把人們心裡的火煽的更大了，忘了眼裡像針扎似的痛，忘了鼻子裡吃

心似的癢癢，忘了鼻涕吊的半尺長，都張大了嘴，把沙子吸進了肺裡，脖子漲的像小鼓，誰都想一頭撞在鬼子的脊梁上、馬屁股上、或是道邊的樹根上，想來一個痛痛快快的死。

我也想到死，可是不甘心，我捨不得這麼好的平原地，這麼多的好鄉親，我忍不住要東張西望，看看經過了些什麼村莊：是不是會萬一碰見一個親人，從半掩着的門縫裡，或者是破窗紙後面，對我顫動嘴唇，流着淚。

隊伍突然停下來了，鬼子用槍托強迫人們爬下，人們却都頑強的直着腰昂着頭，都看着遠處，在那裡，我們冀中有名的騎兵團正在跟四面圍上來的敵人開火，槍砲聲跟風聲混成了一片，風沙在給他們助勢，一匹匹的黑馬白馬，上面馱着穿八路軍制服的健兒，像一陣旋風似的，突圍了。

我們看見，在離村不遠的道溝口上，躺着一個八路軍戰士，他肩窩上淌着血，兩眼睜得大大的，瞅着我們每個人的臉，眼眉上掛着淚花，嘴唇無聲地張合着，我猜想他也是想碰見一個同村的鄉親，好託他給家裏的親人捎個信，可是一直沒有碰見，所以那嘴唇邊的話一直沒有說出聲來，最後就失望的閉上了。

眼，把眼角上那滴淚包進眼裡，永遠也不讓它流出來。我們都不顧鬼子的催促，故意放輕了脚步，繞着走過他的身子，並且仔細的看了看他的臉，想認出他是不是自己村裡的子弟兵，是不是光着屁股一塊兒玩大了的伙伴。

我們又看見，在村邊的廣場上，在風沙裡，一羣呲牙咧嘴的鬼子兵，圍着一群脫光了衣裳的婦女，有老太太，有小姑娘，也有年輕的，他們抬頭看着天，低頭看着地，彎腰抱住要倒下去的閨女，他們在痛罵，像瘋了似的跳，像瘋了似的給鬼子兵幾個又脆又響的耳括子，又像瘋了似的在地上打着滾，死了。

她們，孩子們的娘，娘的孩子們，丈夫的親人，就這樣的死了！風吹揚着他們的頭髮，沙土蓋住了他們的血，蓋住了他們光着的身體，天和地都不願看見這樣的慘事哩！誰忍心多看一眼呢？誰的心裡不酸楚呢？誰的眼淚不變成火呢？

我對自己說：我這樣活着還不如死了好！可是我要活着，忍着，等着，萬一活出命來，我要報仇！

我們都回過頭來互相看了一眼，好像都在說着同樣的話。

可是，我面前的那個大個子，他還是不緊不慢的，低着頭在往前走，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想。我禁不住懷疑起他來，以為他是個壞蛋，剛才才是故意先站出來，裝腔作勢，引我們上當。我聽見過不少這樣的故事：在敵人的刑堂上和監獄裡，常有些假裝自己人的奸細，騙人上當。我不禁咬着牙。

我們看見，一個老頭提着一桶水，被一個鬼子兵押着，從一個衙衛裡走出來，把桶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剛一回身，突然發現了我們這樣一羣人，都狼狽得不像樣子的躺在當街，都張着嘴瞪着眼，望着那桶清涼的水。老頭子突然用手捫住了臉，一屁股坐在當地，像僵了似的，一動也不動。他也許是曾經受過飢寒的人，猜得出人們的鬼子冒烟？也許是想起了自己在外抗日的兒子，老年的心破碎了嗎？

這時，一個鬼子官騎着匹大白馬進了村，那馬不慌不忙的走近那桶水，用前蹄在地面踢了幾下，然後打了個非常痛快的響鼻，才把嘴伸進桶裏，斯斯文文地喝了個飽，然後揚起頭來，兩眼不在意的瞅着我們這群渴的嗓子冒火的人。

，一滴滴殘水從牠的下巴流到地上。

突然，那老頭子猛的跳起身來，大吼一聲：「好你狗日的！」抓起那個桶，沒頭沒腦的扔到那騎馬的鬼子身上，打的他摔下馬來，那馬就吃驚的跳起來了。老頭子正要撲到那鬼子官的身上去時，早被背後趕上來的一把刺刀通倒了……。

我們這一群，手是反綁着的，身子是疲倦無力的，我們掙扎着坐了起來，但是老頭子已經死了。

我們都低下了頭。

在我身邊的那個大個子，他一直是靠牆坐着的，兩眼一直是瞅住街對面的牆根，一動也不動。

三

夜裡，風停了，天空裡浮着一個圓圓的月亮。

我們被關在一間黑屋子裡，個挨個的擠着，每個人的呼吸都是艱難的，每

個人的心都在跳，跳得那麼響。每個人都想知道別的難友們是那個村的，是化了裝的八路軍幹部還是老百姓，姓什麼叫什麼。每個人都在設想逃跑和報仇的計劃，都互相咬着耳朵，互相解開了綁繩，活動着手腕。

忽然，「噤——！」從窗外通進來一把刺刀，還像鬼似的怪叫了一聲。映着月光，一個戴鋼盔的黑影子從窗紙上閃過去了，不一會又走了回來，又「噤——！」把刺刀尖子通進來。這個怪物是用這樣法西斯式的辦法來提精神熬瞌睡的。

院裡躺滿了鬼子兵，人們估計，逃跑是很困難的。

遠處傳來了女孩子的嘶叫聲，這是多麼奇怪的聲音！好像是從地窖裡冒出來的，又好像是被什麼東西捫住了嘴，聲音從很小的縫隙裡透了出來。只有在冬天最冷的夜裡我才聽見過這樣的聲音，是河裡兩三寸厚的冰凌忽然爆裂了，「鳴——噉——！」震得窗紙簌簌的響，聽見的人汗毛都豎起來了，都趕緊用被子蒙住了頭，不是害怕，是覺得太淒慘，淒慘得令人絕望心碎，不忍再聽第二聲。

在對面牆角裡，有人哭泣起來，聲音壓得那麼低，像是不願讓全屋子的人聽見。

我覺得眼前一黑，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大黑影子擋住了窗上的月光。他像一塊鐵似的立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從那寬大壯實的肩膀，我認出了就是我所懷疑的那個大個子傢伙。

刺刀又從窗外「噉」的一下通了進來，正好挑住了他肩頭子上的衣服，但他竟沒有搖幌一下。誰也替他那厚厚的胸脯担心，但奇怪得很，那法西斯的刺刀竟再也沒敢往屋裡一伸一伸了。

他就像這樣立在那裡，好像想替全屋子的人擋住災亂，一直到月光慢慢的消失了，那奇怪的淒慘的嘶叫聲也消失了，還沒有動彈一下。

他是怎麼的哩？莫非他不是什麼壞人？莫非是恨瘋了氣傻了嗎？

四

太陽還沒有出來，東方天際却已抹出了一片血紅色。

昨天刮了一天風，夜裡又叫月光清洗了一夜，空氣特別清涼，村莊、樹木、麥苗地都靜寂無聲，好像還沒有從深刻的仇恨裡緩過勁來。

在我們行列的後面，跟着一大隊大車，上面滿裝着糧食、衣被、布疋、傢俱、和各種值錢的東西，還有幾個被捆綁着的青年婦女，有的在低聲哭泣，有的在有一聲沒一聲的怪叫，有一個隔幾分鐘就唸叨幾句：「我的小金柱，小金柱，孩子……」

可以想像得到，在昨天夜裡，發生了多少難以述說的事情呵！

大車輪子震天動地的響，却無論如何蓋不住這些低微的聲音。

人們都反背着手，捏着在昨夜已經解開了的繩子，因為天色模糊，鬼子兵們也沒發覺。只要一有了有利的地形，我們就要逃跑。

一個「高麗棒子」緊跟在行列的旁邊，真像狗一樣的可惡，不准我們東張西望，不准我們前倒後歪，更特別的是不准咳嗽，誰咳嗽就用柴禾棍子打。

昨天被風沙噙了一天，被辛酸和仇恨刺激了一晝夜，又被黎明時的冷風一吹，每個人的嗓子都難受得要死，都忍不住要咳嗽。可是連咳嗽也沒有自由，

那高麗狗真是沒有人性的東西，棍子打在身上，火辣辣的痛得發昏。

走在我前邊的，還是昨天那個大個子。再前面是一個瘦削的身影，他好像有病，不住的哼哼，咳嗽的也特別厲害，那高麗狗跳上來就給了牠兩下子，他倒在路當中，又被踩了兩腳，看得出腦袋上凹下去一塊白印，全身像抽筋似的發着抖。

這時，誰也沒有想到，我前面的那個大個子忽然跳上前一步，對着那高麗狗的耳朵狠狠的咳了兩聲，那狗剛一切頭，他猛的用兩隻鐵鉗子似的大手攔住了他的狗脖子，把他摔到了，騎在身上。

我們都停了下來，互相看了一眼，正要動手，側邊忽然竄上來三個鬼子，掄起槍托，只見那大個子馬上倒了，頭上凹進去兩個坑，露出白的骨頭，好半天好半天才冒出了血泡，發出呼嗤呼嗤的聲音，兩隻大腳趺在空中蹬了兩蹬，手指頭却埋進地裏，狠狠的挖着土。

後面押大車的鬼子都趕了上來，前面的鬼子騎兵也對這邊怪叫起來。我們每个人的心都縮緊了，但覺得這還不是動手的時機。

那高麗狗坐在地下發了會楞，摸了摸嘴裡流出來的血，就又拾起那根哭喪棍，吆喝着我們繼續往前走。

剛走了沒幾步，聽見後面一陣腳步響，只見那個大個子歪着血糊滿面的頭，咧着咀，顛顛倒倒的追上來了。誰看見他那樣子也得打冷顫，也得睜不開眼。那高麗狗猛一回頭，吓的怪叫一聲，撒腿就跑，却不知怎麼一下子蹣倒了，那大個子一下子壓到他身上，兩隻鐵手挖住了他的眼睛，那種吼聲叫聲呵，真是誰也沒有聽到過的！

但是那大個子又被兩個刺刀通倒了，只叫了一聲：「鄉親們！給我家裡掙個信去！」打了個滾，就不動了。

我們再也忍不住了，都不約而同的撲了上去，……。

我按倒了一個鬼子，由於恨，我不打他也不揍他，兩手使勁搬住他的嘴，把那張狗嘴搬裂了，血流了我一手。可是我忽然覺得腰像斷了似的一發熱，眼一黑，手一鬆勁，就倒了。

我並沒有完全失掉知覺，模模糊糊的聽得見不遠響起了激烈的槍砲聲。

六

我就在死人堆裡躺着，直到天傍黑，戰鬥停了，鬼子兵都過完了，我才爬着看了看每位死難的戰友，又爬在那大個子的胸脯上哭了半天，搖着他的肩膀，說道：「同志，同志……」

我看見，在村沿道溝的土埂子上伸着許多腦袋，好像都是戴的八路軍的帽子。一高興，就沒命的往村邊爬，心想：如果他們打槍，我的嗓子又沒有勁嚷叫，就招手吧。如果招手他們也看不見或是不相信，我就死在自己人手裡，總比死在鬼子的手裡強。

可是，一直爬到跟前時，我才看見，那是怎樣的場面呵！

那些戰士都是一動也不動的爬着，兩隻手托着槍，做瞄着準的姿勢，頭上、手上、胳膊上、肩窩上，到處流着血，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小堆子彈壳，身上的子彈帶裡却都是空的。很明顯的，他們是受了敵人的包圍，把子彈打完了以後，被一陣急風也似的機槍子彈掃死了的。

道溝中間躺着一個小青年，那臉孔是那麼蒼白那麼俊氣，帽沿下露出一綹兒黑頭髮，猛一看真像個女孩子，他身邊擱着一個繡着紅十字和五角星的小掛包，掛包口上露出一捲雪白的紗布。他腳前躺着一個戰士，一隻受了傷的腳蹠在他的肚子上，只纏好了一半的紗布搭拉下來，被風吹得一飄一飄的。

這邊，一個戰士把槍擱在一邊，手裡拿着條乾糧袋，糠餅子的碎塊從破洞裏露了出來，他嘴裏還正咬着一塊。

我們的戰士們就是這的人：他們吃的是糠，流出來的却是鮮紅的血。他們瞄準着敵人，打到最後一粒子彈，却不知道自已已經死了，死了還在瞄準着敵人！

我把臉緊挨着泥土，很想再大聲的痛哭一場，只覺得胸口鼓了兩鼓，頭腦裏猛然嗡了一聲，就暈過去了。

醒轉來時，我發現自己是躺在一個老太太的懷裡的，同時又看見一大群老鄉們站在土埂子上，都底着頭，一聲也不響。

一個孩子站在道溝中間，乾嘯着，嚷叫着：

「同志們都、都……哇……」

我好像聽得見，許多眼淚滴到地面上的聲音。

扶着我的那位老太太緊緊的抓住我的手，把頭底到我的耳邊，抽噎着，哽咽着說道：

「人們，人們，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呵……」

是的，不要忘了呵！

在將來，無論我們取得了多大的勝利，得到了多大的幸福，我們總要想一想這勝利這幸福怎樣得來的。如果我們老了，還要告訴子孫萬代，叫他們永遠永遠的不要忘了，這樣深刻的仇恨……

路

一九四三年九月，我們一行四十餘人從晉察冀山地到冀中第十分區，因為當時冀中平原環境正極殘酷，這次的經歷就給了我永不磨滅的印象。

一

天黑的時候，爬上了晉察冀山地的最後一座山頭，前面立刻展現出一片漆黑無際海一樣的平原地，人們眼睛馬上睜大了，胸脯也擴張了，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從此告別了，幾年來相依為命的山！

漆黑的地平線上冒出了半個月亮，首先照見了巨馬河，亮晶晶的曲折而平靜地流着。微風從河面吹來，拭拂着從山裏帶來的滿身臭汗。

但是人們的心情緊張起來了，在左後方的一座小山包子上，屹立着一個黑色的怪物，尖硬的頂角刺着天空，頂下面開着兩個黑洞，恰像一隻踞立在山巔上睥睨原野的貓頭鷹。這就是我們所遇見的第一個崗樓，他障礙在平原與山地

的交界處，扼守在巨馬河的側岸上。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放輕了腳步，在離崗樓不到半里地的地方淌水過了河，像飛一樣的跑過了一片開闊地的河灘和一段突起的堤埂子。

月亮已經升高了，清晰地照見地面上的一切，使人們的心情更加緊張。走的不是道路，而是從大蘆子細瘦的枝條和肥大的葉中，從濃密的棗樹林中，從幽香四溢的豆子地和高粱地裡，從流着泥水的小溝溝上，跳躍着，飛着……。

前面悄聲地傳下口令來：「注意左邊……左邊……彎腰……腰……」——左邊的莊稼葉子空隙裡露出了一座崗樓的尖頂。

「腳步輕，跟上距離……快！」——又從一個崗樓的旁邊擦過去了。有人摔倒了，又趕緊輕快地爬起來趕上了隊伍。

鞋子陷在河溝的泥裡，來不及拔出來，就赤着腳往刺人的莊稼根上踩過去，腳痛的要抽筋，血流在泥地上。……

就這樣飛過了二十多里，穿過了五六座崗樓。

但隊伍忽然從緊張的進行中停了下來，走在最後面的人傳來了一個壞消息

：「後面有一半人掉了隊！」

這隊伍共是四十三人——大部份是徒手，只有四支手槍和一些手榴彈——由一個負交通責任的「交通隊長」帶領着，全憑他的夜行經驗和特有的路徑，以及他所單獨知道的秘密的「點線關係」，要通過敵人所「確保」的點礮林立的敵佔區，要通過許多封鎖溝和封鎖嚴密的平漢鐵路。而正是這位帶路人，因為病了半個月身體太弱，跟不上隊伍而丟了隊！

都蹲在地裏，焦躁地互相埋怨地咕嚕起來。

走在最前面的那個交通員，忽然跳起來說：「不行！咱們不能再往前走了，董隊長要是出了岔子，我回去可交待不了，我們決不能扔掉他不管！……」他的聲音顫動着，頭上的白手巾也在月光下顫動着。

蹲在我旁邊的一個青年忽然跳起來把他一推道：「先別着急，咱倆回原道找找去！……」

他倆就很快的隱進莊稼叢裏了。

十分鐘、一刻鐘、半點鐘，……：兩個同志快快地回來了，連個影子也

沒找到，却帶回了更令人緊張的消息：「這怎麼辦？前面三十丈遠就是崗樓，聽得見你們的咳嗽聲……」

大家的呼吸不由的迫促了，都緊捏着唯一的手榴彈，有人絕望而堅決的提議：「從原路沖回去！」

突然，從人堆裡跳出來一個大個子，像一堵牆似的立在人們面前，胳膊有力的一揮，很嚴厲地悄聲囑道：「誰回去？誰說的？回去是容易的嗎？同志們！咱們既是走到了這裡，就不能再回去。再說吧，晝隊長他們也丟不了，他道兒熟，也許咱們回去了，他們倒過去了哩。我說，有願意硬往前闖的跟着我走！」

「走……」

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跳了起來。

這剩下的十八個人，又開始像炸蟻似的，在各種各樣的植物中跳躍着，飛着……

第一道封鎖溝很寬大，兩壁上鋪滿了碎石和鬆土，人沿着溝牆往下跑的時候，沙土和石子便像水一樣的隨着往下瀉，發出很大的響聲，但幸喜沒有驚動崗樓裡面的敵僞軍。

相隔不遠就是第二道封鎖溝：溝裡滿流着水，如果依直線淌水過溝，就會一直走到對岸崗樓的門口當了俘虜。像這樣的沿溝崗樓是不遠一個，只有從兩個崗樓之間過去最爲安全，但溝沿是不能走的——是突起的土埂子，容易暴露。溝裡面每隔不遠有一道用荊棘枝編成的寨籬橫欄着。我們只好像俠義小說裡面所寫的英雄一樣，把身子整個浸在冰涼的水裡，把每一道寨籬下邊弄幾個小缺口，然後彎着腰鑽了過去。

鑽了五道寨籬以後，才正好是兩座崗樓之間，這才算突破了封鎖——過了溝。

九月的涼風吹拂着，濕透了的衣裳吹乾了，但第二道封鎖溝又給濕透了。

大約又走了二十多里，天色已顯出黎明的預兆了，月亮已沒有那麼耀眼，暗藍的天色漸漸變成銀灰色的了，地上草木和人的影子逐漸模糊起來，蕎麥地顯着異樣的銀白色，遠處的鷄聲也開始報曉了。

天亮對於我們是更大的威脅，我們不能在這失去了自由的土地上，在太陽底下存在。前面就是密密的樹叢環繞的村莊，但誰也保不定那不是敵人的據點或特務的大本營。

四野是被農人們收割得稀稀落落的棒子和高粱地，也不能隱藏住這樣大的人羣。

又焦急，又飢餓，又疲倦……：

又是那兩個同志自告奮勇到村裏去探探險去，提着張開了大機頭的盒子槍，消失在樹影裡了。

村裡的狗像是故意給敵人告密似的，首先是一聲極其尖銳的吠叫，接着便是無數的狗用各種各樣的嗓音全力嚷叫起來，像是有千軍萬馬進了村莊騷擾了牠們一樣。

我們爬在村外細聽着狗的叫聲，想從裡面測出吉兇來。有一個同志竟因極度的疲倦而發出了鼾聲。

回來了一個交通員，跟那個大個子咕嚕了一陣以後，就把手一揮：「走！……」雖然每個人都踮起了腳尖屏住了呼吸，狗的叫聲却更加瘋狂刺耳，牠們彷彿是從心底裡傾吐着深仇毒怨，在進行包藏禍心的咒詛……

排頭在一座寨籬門前停下了，門開了，從裡面走出來一個黑人影子來，他深深地注視着我們，並且大聲地咳嗽着。排頭就往門裡走，但突然院子裡發出兩聲：嘩啦！嘩啦！——是扳槍栓的響聲。接着：「不要動！站住！」

這突然的變動，使急速運動了一夜的人們在幾秒鐘之內竟像觸了電似的僵住了，之後，就猛然拚命地跑出來……

「跑！快跑！」

有的往東，有的往西，盡量地撤開了腿！……

我拐了兩個彎就到了村外莊稼地裏，看看後面沒有人追來，也沒聽不見槍響，這才放慢了腳步。

不一會，前前後後聚攏來了九個人，都喘着氣，心跳的嘖嘖的。

「怎麼辦？天快亮了！」

「真操他媽！」

東方天際已由魚白色變成粉紅色了，多麼嬌豔的粉紅色！

又很快的不擇方向地繞走了一會以後，實在不能再走了。大家商量着，恰巧側邊有很大一塊尚未收割的棒子地，地當中還有幾棵可以遮遮陽光的棗樹，九個人就分成兩組鑽進地裡去。

太陽的金光從林立的棒子空隙中透了進來，植物甦醒的清新氣息給人以安定之感，修長的棒子葉和平地舒捲着，露珠在上面閃着光亮。夜星已經消失了，天空是碧綠的、透明的，鳥兒叫的很熱鬧，一切都是新鮮而和平，只是涼氣侵人。

我們四個人聚在一棵棗樹下。正是棗子珠砂一樣鮮紅的時候，又脆又甜。

我一面隨手摘幾個棗子吃，一面攤開被單子準備睡覺休息。

地外面傳來了農人們鹵壯的吆喝聲：

「嗨！嗨！呵——嗨！」

「喂——嘿嘿嘿嘿！」

「嘿——咳咳咳……！你，你，操你娘！你怎麼走的！呃，左，左……！」

這聲音多麼沉洪建康，多麼大胆而又慈愛！它給我以坦然無畏的心情。我倒下骨節酸痛的身體，凸凹不平而又潮濕的地面竟成了最好的眠床，我舒適地閉上了眼睛……

我做一個夢，夢見肚子痛，去找醫生，摔了一跤，就醒了。立刻感到肚子極端的餓，原來天已到早飯後的時間了。

背脊被地冰的麻木了，胸脯却被太陽曬的很燙，我只好揉揉眼睛坐了起來。只見他們幾個人圍坐在樹下邊，每人手裡捏着塊餅子吃着。我以為自己在做夢，而當我也得到一塊大口地吃着的時候，却又完全證明這是真的事：是吃的棒子麵夾豆麵烙的又香又脆的「糊餅」。

他們看見我在莫明其妙，都笑了。

忽然，在離我極近的地方，有人大聲地——可以說是故意地、咳嗽了兩聲。但除了我們以外，他們都不慌張。隨着擦動棒子棵的響聲，進來了個誰在第一次看見都會覺得奇怪的人：在破舊的草帽下，蓋着一張這樣的臉——土一樣的神色，老鴿窩似的鬍子，刷子似的眉毛下邊，深陷着一對銳利的眼睛，上身赤膊着，飢肉跟紅石頭一樣的堅硬，手裏抱着一大捆從地裡新拔來的連根帶葉的落花生，走到人堆跟前，往地上一扔，用低沉的聲音說：

「吃吧，長生菓兒，解飢的。」

「嗨，真是難爲了你了，要不是碰見了你，今天……」

「沒說的，你們這也是沒法兒，受這個罪！」

他就坐了下來；打着了火，吸起烟來。

原來這老漢從前是在定唐一帶討飯爲生的，新近才由親戚家介紹到這裡一家財主家「看青」。他住在這地邊上的一個「窩棚」裡，飯食由東家送到地裡來吃。在四個多月中，他只在剛來時進過一次東家的門，他原是個野生的受

苦人。

他說：「哼，我受苦受够了，我知道苦的味兒……」

我問他：「你把你的早飯讓我們吃了，你不餓嗎？」

「噁，慣了，餓個一頓半頓的算什麼！」

他又像對待知己朋友似的，把烟鍋子裝滿了送到每個人面前，一定讓抽：「提提神，受了驚的……」然後又站起身來，說：「我給你們去提桶水去，大熱天，不喝點水可不行。」就又穿進棒子棵裏，並且故意大聲地咳嗽着，好像在告訴人說：「這裡沒有什麼秘密。」或者是：「我可沒有幹過什麼怕人知道的事呀……」

我們像是在孤島上碰到了唯一的人類，心裡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精神舒暢多了，連全身疲倦得發酸發痛的飢肉似乎也鬆爽了一半。吃着落花生抽着煙，就活潑地談起話來了。

老徐——一個青年的交通員——用他那總是富有朝氣的聲調說：

「……你猜怎麼着？等你們睡熟的功夫，我爬到棗樹上一看，四下裡沒有

什麼動靜，我肚子餓的慌，怎麼辦？這麼些個人，不能餓一天啦，晚上還得趕道兒，得找點吃的呀，那邊就是村子，進村去看看吧。我爬下樹來，把老范叫醒了，倆人就摸出了棒子地，走着走着到了村邊子上，沿着牆根子一拐，你猜怎麼着？又碰到昨天出事的那個院子門口了！我一楞，老范說：『這不是昨天的……？』我說：『快！……』兩人又轉出了村，剛走到西邊蕎麥地邊上，你猜怎麼着？只聽那個小窩棚裡咳嗽了兩聲——壞了！——不要緊，我去看看。我摸到棚子後邊，盒子張開了大機頭：『誰？！』沒等我喊第二聲，你猜怎麼着？他早跳出來了，笑着，把手一擺：『別嚷，我是看青的，我一大早就見你們進了棒子地，我知道你們是幹嗎的，我就替你們把着風……』——好傢伙！他就掏出一塊『糊餅』來，說：『這是東家剛送來的早飯，我省着沒吃，早就想給你們送去，又怕驚了你們。』……』

一陣擦動棒子棵的響聲，老頭子提着一桶水進來了，勾着腰悄聲地說：「可別大聲說話，外邊聽的見，村裡有人在搜你們！」

「你們村裏有漢奸特務嗎？」

「這我可說不清，人生地疏的，可是二流子貨那還少得了？」他又用很秘密的神氣說：「俺們東家，呃，說起來真黑心，崗樓上的小隊長在他家住了十來天，臨走要了五千塊，還趕走了一口大肥豬……」

老劉——是從山裏部隊中退伍回家的殘廢軍人——這時映巴着那隻受過傷的右眼，有把握地說：「嗨！就是有特務漢奸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頭蒜，昨晚那兩下破槍栓的響聲，就不是吓人的玩意，老實說，我當時就不怎麼胆小……」

「一定是他媽特務，」老范搶着說：「要不可怎麼這麼怪？你着，我們倆提着盒子進了村，在街上抓住了個老鄉，叫他領我到了保公所，保長出來了，他娘的，穿的大夾袍兒膠底鞋（鞋），好闊氣！我說：『怎麼着？咱四十三個人，借你村宿一夜？』他說：『行嘍，你去叫人們來，我去找房子去。』我看樣兒沒問題，就到村外邊去叫你們。准就是保長他媽幹的鷄巴事，鬧的咱們家破人亡！……」

可是老頭子却天真地說：「特務？特務怕什麼？你們八路軍——那些有槍

的人們——斷不了來，收拾他們……」說着，把一條點着了的火繩吊在棒子棵的葉杈上，讓每個同志輪着番兒抽烟。

「你在這以前見過八路軍嗎？」

「嗯，嘿！」他自豪地笑着說：「那還斷得了？夜裡你聽吧！凡是狗叫就八成是他們，可是我沒跟他們說過話。」

他接着又告訴我們這一帶老百姓對八路軍的奇妙的想像和傳說，最後結論道：「八路軍是看不見的，可是你總到處聽見說，又像是到處有八路……。」他似乎竟忘了坐在他面前的就是幾個八路了。

中午的太陽晒的使人睏倦得眼也睜不開了。老頭子說：「你們睡一覺吧，我跟你們在地邊上把着風。這是四四方方兩頃地，是我看的青，沒別人來，不要緊……。」

飯。飯後又抽了會子煙，臨別的時候，每個人都熱誠的拉着他的大手，說了許多衷心感謝的話。

出了棒子地一看，西邊的天際又是一片極其嬌艷的粉紅色，和早晨東邊的天色一樣。

老徐老范成了這個小隊伍的領袖，提着兩隻盒子走在前面。其餘的人都緊捏着兩顆手榴彈，準備今晚無論如何要突過鐵道去。

認清了東南方向，又是飛一樣的行進……

大約走了十幾里地吧，在一個村子外邊的樹叢子旁邊爬下來，老徐和老范進村去找帶路的。

正是農人們回家的時候，牛的鳴鳴聲，大車的隆隆聲，打水轆轤的扎扎聲，狗咬聲，人們說話嚷叫聲……炊煙渲染着黃昏的景色，將村莊變得如此神秘，人們在裡面勞碌着，生活着；一家人圍坐在小桌前吃飯，在溫暖的炕頭上休息，在大門口跟街隣說閒話……這是人的世界呵！當你被迫脫離了這世界時，你才知道在這世界裡生活着是如何的幸福，如何的令人留戀！而我們是被隔

離了，我們不能說話，不能動，我夢想着聞一聞炊烟的氣味 聞一聞鍋台旁邊騰騰的熱氣……我餓極了。

忽然一個黑影子跑到我的面前來，悄聲地：「走！」

悄悄的溜進了村子，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裡碰見了一個黑影子，他同老徐咕嚕了兩句什麼，就帶着我們很快地穿過了街道，停在村邊一個打麥場上。一個正在捆草的農民直起腰來同帶道的黑影子打着招呼，然後拉着老徐的手說：「同志們，沒關係，你們算是碰對了，咱們村沒壞人，要是不想走的話，在咱村裡住個三天五天也行，保準沒事兒。」那個帶道的這時也在一邊得意地笑起來，我這才看清了他是個六十來歲的老頭子，鬍子有寸多長，後腦袋瓜子上還有辮子的遺跡——短捲毛，個兒又粗又挫，却像年輕人一樣地滿有精神地動作著，他說：「沒事兒，放心吧，咱帶人過路少說也有個五回六回的了，就沒出過錯兒。」

「好吧，老大伯，你就辛苦一趟，回頭我對你家裡說，叫他們不用結記。」又回頭對我們告別道：「同志們，我也不留你們了……」——他是一個寬肩

膀的壯小伙子。

真沒想到此地還有這樣的村子，使我們忘記了累和餓，興奮地挺起了胸脯，兩腿成了機器似的，走得很輕快。

月光比昨夜更清明，地面上飄浮着潮氣，令人吸呼輕爽。

忘記了路的遠近，只是飛一樣的走，飛一樣的掠過這寬闊無比的地面。遠處的村莊由一條黑線變成了一堆樹影，又漸漸顯出房屋的輪廓，從我們側邊移向後面去……

排頭的人偶然回過頭來看了一眼，接着——其餘幾個人單純的神經像觸了電似的——都一個一個地回過頭來看一眼：原來是一羣大雁無聲地從空中掠過，他們發現了這一群急行的人，立刻都用嘹亮的聲調喧嚷起來了，彷彿在驚嘆道：「多麼平坦的原野！多麼遼闊的大地！多麼急忙的行人呵！……」

五

毛驢粗澀的叫聲從地平線的遠處傳來，時間已經過半夜了。

在一個村邊停了下來，帶道的老人說：「這村叫松林鎮（涿縣地），正南不到半里地就是崗樓，崗樓脚下是鐵道北的大封鎖溝，溝挺深，想着硬爬過去是不行的，只是崗樓下邊有一道橋，橋頭上有個木欄，咱們要是有胆的，硬着闖過去也沒事，樓上幾個臭白脖子（僞軍），不敢怎麼的，多少隊伍都是打這過去的哩。」但老徐覺得這樣過法不妥當，因為咱們武裝太弱，吓不住人家。商量的結果，決定冒着險上村裡去找找辦公的，硬要他們帶着過橋。

老徐把老范的肩膀一抓，就進村去了。

我們也跟在後面，以極輕極慢的步伐，沿着一道極長的院牆走着。只見前面他倆的身影往東一拐，就有人低聲地問：「站住！幹什麼的？」接着，却是除了狗叫以外什麼動靜也沒有了。我們就很快的轉到了村南，在一條汽車道旁邊的麥子地裡爬伏着等候消息。

月亮照的汽車道像一條白布，四野死一樣的靜，秋虫在黍子根上爬來爬去唧唧的叫着。大家都覺得不安——這條汽車路是直通崗樓底下的，是多麼危險的地方！

大約一點鐘以後，還未見他倆出村，連狗的叫聲也停止了。

村東邊的道路上傳來了清脆的口哨聲，吹的是孟姜女哭長城的調子；之後，又唱起來了：

三月裡桃花開咬唉，

三月裡桃花開咬唉……

是一個十幾歲的尖銳的童子聲——淫蕩的流氓腔，又像是個醉漢故意裝的腔——大約是進了村子，聲音由小而消失了。

兩點鐘過去了，還是不見一點動靜，急得人手心裡直冒汗。

「一定是出了岔子！」

「再不走就過不了路了，天快亮了！」

我躡着腳到村口聽了聽，村裏仍然是死一樣的寂靜。

但村外汽車道的南頭忽然傳來了一聲咳嗽聲——大約是橋頭上的哨兵吧？緊接着——砰！——劃破了寂靜的天空，是步槍聲。

「快！趕快！」

帶道的老者成了我們的指揮員，帶着這剩下的七個人由村西北繞到村東南，轉了個大圈子，眼前忽然顯出一條又寬又深的大溝。

這就是聞名已久的路北大封鎖溝，至少有四丈多寬三丈多深，這是敵人用刺刀劃成的大地的創痕！在一展平川的地面上，忽然現出這麼大一條黑溝，真有些令人驚心動魄！

當轉到村北時，老人順手從地裏拔了好多根高粱桿子，我當下很奇怪，這時却有了用，他爬在溝邊的土埂子上，兩手緊拉着高粱桿的一頭，我們依次拉着這條「繩繩」往下溜，到高梁桿盡頭，還不及溝深的一半，把手一鬆，連滾帶蹣的就下去了，一個姓任的同志因為身體較笨重，把腿蹣痛了，揉弄了一會子才站了起來。

對面的溝牆却比較低，下邊一個人用肩膀托着往上一送，上邊先上去的再一拉，就上去了。我上到溝沿回頭一看，老頭還爬在對面土埂子上向我們招手呢。

馬上聽見火車的隆隆聲了。

又走了七八里地，前面漸漸的呈現出一條黑色的大長蛇——這就是鐵路高大的路基。

緊張地爬在路基下聽了聽，什麼動靜也沒有。我帶着好奇心，慢慢地爬了上去，只見左側有個小橋洞，但下面有積水，過不去。橋邊有個小崗棚，我把手榴彈的弦勾住了，爬過去一看，是空的。再看右邊，較遠的地方有幾座鐵路上所特有的小房子，也不見有什麼人影。

我爬下去給他們報告了情況以後，大家都高興的了不得，又鼓了鼓勇氣，彎着腰一衝，就很快地翻過了鐵軌，溜到平地上了——這就過了鐵路。

這比預先想像的容易多了。都吐了口氣，但却又接着嘆起氣來：唉！把那兩位勇敢的戰友、兩位模範的交通員丟在路北了！

六

又是黎明之前，報曉的鷄聲從這村傳到那村。

大約離鐵路有十幾里地了，就大胆地接近了一個村子。在村邊堆滿了收穫

物的場子上一個小藩棚裡，發現了一個「看場」的莊稼人，他爬起來仔細地看了看我們的裝束模樣以後，立刻用自家人的口氣說道：「跟着我走吧！找保長去。」

保長家的院子門悄聲地開了。一個老太太和兩個孩子從一間北房裡抱着被到另一間屋子裡去了。我們就走進了這間剛騰出來的屋子，立刻感到了一股溫暖的人的氣味，比起外面的夜涼來，簡直是兩個世界。

保長有五十來年紀，兩撇小鬍子，臉孔蒼白而瘦削，像是大病剛好的樣子。他一面扣着衣服，一面興奮而熱誠地笑着說：「沒說的，這是咱們的地方，到這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樣。」又對那站在旁邊的他的小子說：「快給燒水，洗腳……」

全家人都起來了，同情的眼色和熱情的話語，問長問短，燒水沏茶，拿被子，烤衣服……

「保長，可別太開騰了，半夜三更的，洩露秘密。」

「嗨！」保長說：「在我們村裡你放心……半個月前鬼子才打的我害了場

大病——爲的是要糧食——可咱就算是一副硬骨頭……」

他那大小子接着說：「這種環境，哼，就大着胆子幹嘛！他打了咱爹，咱也揍了他狗日的！上回，他媽的搶了五大車棒子——在地裏偷着拔的，小子們也是餓慌啦——咱們五個看青的小伙子，三支大槍一枝獵槍（一種不能連發的手槍），放了三響，撂倒了一個，嚷着：打！打！偷青的，土匪！——都他媽的吓跑啦……」

油燈的光亮漸漸暗下去了，窗紙上已經透出了魚白色。人們裹着被子歪在炕上，都發出了鼾聲。我也閉上了眼睛，但我兩腿的關節酸痛的要命，睡不着。我想起了老徐：他和我編在一個班裡互相關照地走了一個多月，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曾在冀中五一掃蕩後帶着一個排在七分區堅持了四個月，後來進山當了交通員。他告訴我說：「當交通員是不容易的，得政治堅定還得精明強幹。又要腦筋好，裝得住地圖，還得懂天文——會看星星。每個交通員執行任務時都得開闢自己的路線，別人都不知道的……」他又說：「我從這條道兒到冀中還是第一次，可是下次再走我就用不着人領道兒了，我有這個本事！」他

生的寬肩膀馬蜂腰，臉相很俊氣；大而黑的眼睛，尖鼻梁，頭上經常裹着塊黧白的手巾，身上的衣裳也總是洗得很乾淨的。他無疑的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但他的感情却又非常細膩，當我問他結過婚沒有時，他說：「我不喜歡娘兒們又瘦又大的乾柴腳。我喜歡長得肥肥的不大的腳，我在家扛長活的那工夫，有個寡婦娘兒要尋我，我就嫌他那腳不好看，沒答應……」他才二十三歲。

七

這裡是十分區的邊沿地區，一般的村子都有我們的工作，各種制度和隱蔽鬥爭的習慣都很嚴格，但我們四十三人的總介紹信是董隊長帶着的，因此現在是等於沒有身份證明文件了，在這樣殘酷的地區是寸步難行的。早飯後，保長爲此去找了區長一趟（此地屬新城縣方官區），因區長們活動極隱密，沒有找着。

天黑時，由保長親自帶領着出發了，走了五里後進入一個村，讓我在道旁邊蹲着，他却不知怎麼一扒，就跳進一家院子裡去了。不大一會，門開了，出

來了幾個人，也不說話，把我們點了點數，然後用手電筒照着寫了個紙條：

「今收到楊各莊送來分區幹部七名」

保長臨別時抖着手中的紙條對我們說：「有了回條，你們就算有了保證——那村出了錯，查出來那村負責——這是個辦法。」

就這樣，各村公所就像收發文件似的把我們轉送了兩個晚上，第三晚上就到大清河邊上了。

八

這裡已經是水鄉風味了，在日光的照耀下，一窪窪的水裡浸着一叢叢的老楊樹，空氣是潮濕的，還帶有魚腥味。山裡邊生活了幾年，突然看見這樣的水鄉風味，感到特別新鮮。

經過了半里多地一丈來高的大蕮子棵夾成的胡同，盡頭處是一個被濃密的大樹林所包圍着的空場，場上一堆堆的豆秸和穀穗子，發散着濃烈的熟莊稼的香味。東邊樹影下，藏着一所隱密的小屋子，就在這小屋的門口停下了，都不

由自主地往潮濕的地面坐下去躺下去，有的甚至於哼哼起來了。

小木門開了，出來一個小小的人影子，同帶道的老鄉咕嚕了一陣之後，就依次走到我們每個人跟前，像瘋子似的，用發亮的小眼睛打量我們每個人的全身，以致使我們很吃驚，要不是因為他那蘆花似的鬍子和犁彎似的背脊，一定會當他是個壞蛋而跳起來揍他兩下子的。之後，他忽然又抓著我們的手，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你們是從路西過來的？走了這麼遠？太累了，太累了！不要緊，我帶你們過河，先上屋裡歇歇，暖和暖和再說……」

小屋裡堆滿了矮瓜和許多大口袋，還有各色各樣的甕，我們一進去就擠的轉不過身來。他給介紹了坐在炕角裡的「老伴」，和那瞪著好奇的大眼的小閨女子。就爬在灶台下燒起火來，嘴裡咕嚕着：「不渴？走了這麼遠的道兒，不渴？水又不要錢買，柴禾是現成的，還燒不起？……」又獨自笑起來說：「你們別看我這個小窩舖不像樣兒，誰也得上我這兒來，縣長區長的，只是當八路的沒我不認得的，都說我這地方嚴實，我人性好，靠得住……」又歎口氣道：「我這麼大年紀，什麼事兒沒經着過？義和團、土匪、兵、白脖、鬼子……」

我頂着這把硬骨頭，把小子送去抗日了，我不怕。你們說，這會子白脖鬼子氣兒弱多了，八路軍一天多一天，那兒來的，地底下鑽出來的？世界總有個出頭的時候！……」

喝完了棗兒泡的茶，似乎稍稍恢復了元氣，就出了小屋子，由這老頭子帶路，沿着一條堤埂子走了三里多地，又到了一個村邊。

一座殘破的崗樓峙立在日光下，還剩兩三丈高。老頭子停下來指着它說：「你們先在這樓蔭下等等，不礙，這是前幾天拆了的，我去叫撐船的來。」他就像隻小鴨子似的，歪歪剝剝的消失在前面樹林子裡了。

我帶着特別的心情觀察着這一片瓦礫堆，這戰爭的殘跡，我想起了在山裏邊所零碎聽到的、平原上離奇的鬥爭故事。

老頭子領來了兩個人，前面一個拿着根丈多長的篙子，露出一隻胳膊，很帶勁地一揮手：「走吧！」好像是下了某種決心似的。後面那個却披着大棉襖，袖着手兒聳着肩膀，不聲不響地跟着走。

又走了一段漆黑的葦子當中的小巷道，冰涼潮濕的葦葉子擦的人滿身濕，

忽然眼前一亮，前面是一片銀白色透明的河面，月影和樹影在水中搖擺着。

拿篙的漢子從樹上解下了纜，就都上了船，老頭子還在岸上叨叨着告別的話，披大襖的漢子却大聲地對撐船的漢子嚷道：「老邊，沒關係！」

「都是中國人嘛，有什麼關係！」老邊也大聲地回答道。他顯然是在生氣，猛地使勁把篙一點，船就離岸丈多遠了。

我拉他一下悄聲地問道：「這是什麼人？什麼有關係沒關係的？」

「哼！」他咬着牙說：「他媽的什麼人？還不是死心眼的中國人？可他媽現在沒主兒了，看你把爺爺怎麼着！」

他的鐵胳膊氣憤地揮動着，船輕柔地向對岸移動了。

我看着這如銀的景色，回味着剛才這兩人的神情：這一定跟那被毀滅了的崗樓有關係吧？我不覺出了神……

夜是靜寂的，看不見的仇恨之火却在燃燒着、閃爍着呵！……

過了河走五里地到了個大村，（大概名鄧店或鄧莊），撐船的漢子把我們領到一家門前說道：「這深更半夜找辦公的是找不着的，先在我這親戚家宿一夜吧。」臨走時他又說：「你們到了分區打聽打聽，俺們村叫蔡×莊，抗日是有名的……」

一個老者把我們領進了一間很漂亮很溫暖的小屋子裡。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個人最初醒來，正在揉搓眼睛，門簾子一擡，進來了，一個留着分頭的青年人，大眼睛滴溜溜的朝炕上睡着的人打量了一番，然後坐在我的身邊，冷冷地問：「打那兒來？」

「嗯，你是……？」我對他有些懷疑，特別是因為他不像個農民。

「我是這村的，房東一家子。」

「不，你是村裡辦公的。要不，就是……」

「你們有介紹信嗎？」——聲音更低，很神秘地。

「你要是保長或辦公的，咱們就正正經經的談談，要不是……」

「你要不告訴我，我也不能告訴你。」他兩眼死死地盯住我。

「那麼你一定是保長，我信的過你嗎？」我也兩眼死死地盯住他。

「反正——這村裡沒有賣國的……」

「對！我乾脆對你說吧，我們是從鐵路西過來的，給敵人冲散了，介紹信也丟了。你看我們這服裝，這『山杠子』鞋，還看不出來？」

「上那兒去呢？」

「到分區去。」

「你們冲散的一把連是多少人？」

「十八個。」

「對，我給你們張羅飯食去，一會兒就來。」

他一撂門簾就急忙地走了。

這使我很納悶。我叫醒他們，告訴了方才的事情，他們也很懷疑。

但不一會他就回來了，却換了一副熱情的態度，緊緊地捏住我的手說：

「你們想見見你們一道兒的那些同志嗎？」

「怎麼？……他們在那？」

「哈！你們算碰對了，都住在咱村裡啦！白天別出去，天一黑，我就領你他去會面。」他又解釋地說：「不是剛才我對同志們態度不好，實在是環境太複雜，又是土匪，又是白脖子，全冒充八路。」

晚上，在一所三間相通的大屋子裡會見了其他九個患難朋友。他們正在喝着棒子面疙瘩湯，立刻都放下碗興奮地嚷起來了：

「呵呵呵……呵呵呵……」

「你說，你說吧，你們怎麼走的？」

「說吧，說吧……」

老徐跑上來，我們興奮地擁抱着，他說：「老秦，你們怎麼搞的？……我找到了保長，他說過橋沒有問題，就去找一個和偽軍有關係的人帶道，村子太大，找了兩個鐘頭。等我出來一看，你們不見了，我這一急呀，我跟老范就圍着村子轉了三個圈……」

「可是，你沒聽見樓上放槍嗎？」

「嗨，你們真沉不住氣，那是人家放放槍壯壯胆的呀，沒什麼目標。」

「後來，你們怎麼過來的呢？」

「嗨，真有意思！我跟老范一商量，就提着盒子，大搖大擺的走到了崗樓下邊，我就嚷：『樓上的聽着，今天我們大隊伍要過路，派我們先來通知你們一聲，你們閃開個道兒！』橋邊上的那個偽軍哈巴着腰兒說：『同志們不歇歇腿喝碗茶嗎？』我說：『不啦，別客氣，都是中國人。』就這麼着大搖大擺的過了橋……」

「你們怎麼碰上他們的呢？」

「哎，說起來真冤枉，你猜怎麼着？我們出事兒的那個村叫馬義莊，原來有咱們的工作，咱們平西的武工隊住在那兒的，他們怕我們是特務化裝的，想吓唬吓唬試試看，誰知一下子給吓跑了。捉住了兩個沒跑脫的，一問，後悔的了不得。第二天尋了咱們一天，別的人却尋到了，就是沒尋着咱們九個人，人家還請他們會了會餐，吃了一頓大肉……」

「哈哈哈哈！……」

「後來他們也是爬着過的大溝，在道兒上我們碰上了……」

手跟手握得出汗，話說不完，是無上的快樂無上的感動，患難與共的同志們碰在一起，是如何的親熱呵！

在這樣的月光之下，在這樣一望無際的原野上，同着你的戰友們一道兒急行軍，這不是可感動的麼？這不是最大的快樂麼？……

呵！瞧吧，多麼廣闊的地，多麼平坦的地！它伸向無際的遠方……假使你騎着快馬，你跑吧，在這月光浸透了的天空之下跑吧！你敞開胸襟，讓夜風吹拂你身上的汗水，樹叢和村莊會從你身旁閃過去，閃過去。星星也會像銀色的箭似的，閃過去，閃過去。有什麼東西阻擋你的進路呢？

何 花 秀

一

何花秀是個好青年婦女，模樣俊俏，心裡乾淨，對人行事暖和的像火炭，言談舉動快活的像孩子，革命的堅決勁兒又像鋼和鐵。這麼個好人，却被蔣介石匪軍殺害了，死得那麼英勇，聽見說的人都流淚！

抗戰八九年，她從兒童團長幹到婦會的幹事，在敵僞軍的腳下，在崗樓林裡公路網裡，做過多少工作！掩護過多少八路軍！碰到過多少危險！直到抗戰勝利那年，她還只有十七歲。

那時候，離她村四里地的小柳莊出了個民兵英雄，名叫張金柱。這好小伙也才十九歲，粗眉大眼，身子壯的像小老虎，胸脯挺起來會把小褂上的扣子都崩斷了。他常頭上包着白毛巾，肩頭子上掛着雪亮的盒子槍，腰裡繫着嶄新的子彈帶，還打着綁腿揹着掛包，上區裡開會去，總得順路到花秀家去串個門兒

。花秀的娘背地裏誇他：「個好精神孩子！家裏又沒爹娘哥嫂管着，跟咱家又沾點親……」花秀說：「噯，人家還是民兵英雄哩！」娘說：「就是，有出息着哩！」花秀說：「人家還沒找着對象哩，不知看中了誰？」娘說：「真是，看中了誰誰有福！」花秀却臉一紅，笑道：「娘，看你說這迷信話，什麼福不福的！」娘也笑道：「個死丫頭子！你當了俺就那麼落後，看不出你倆的心思來？」花秀的臉更紅了，說：「你看出什麼來……？」

就這麼着，她就跟那小伙子結了婚。

結婚那夜，民兵裏面有那缺德鬼聽房，聽見她小倆口說話，金柱問：「這枕頭底兒上綉的麼？」她說：「花……」「麼花？」「荷、荷花……」「荷花，綉綉綉的……」從此村裡青年人就愛跟她調皮，見了她就羞着臉蛋子說道：「荷花，綉綉綉……」她總是用手捫着通紅的臉，却從手指縫兒裏笑出聲來，又罵人一句「氣人！」才一扭身跑了，一邊跑一邊還笑的住不了聲。她其實並不覺得這些「缺德鬼」討厭，倒能「氣」的她心裏覺着甜絲絲兒的挺歡喜。

何花秀，她是歡喜的、幸福的呀！

當年年底就實行了「清算復仇」、「反黑地」，又分了逃亡地主的地，她那小日子就更暖和啦！

小倆口白天裡一塊下地，一塊兒工作，黑間還一塊兒學文化。有了這麼一對小夫妻，好像連一個村都變的年輕了，快活了：那裡也是歌聲，那裡也是笑聲。那裡的歌兒唱的好，那裡的笑聲笑的歡，那裡就有何花秀和張金柱。

那裡的工作做的好，那裡的生產幹的強，那裡就有何花秀和張金柱。小柳莊一個村的人們都是逞強好勝的，何花秀和張金柱就是個逞強好勝的頭兒。

那時候，人們打走了日本，人們是應該快活的積極的呀！可是蔣介石王八蛋却看着人們的好生活眼兒紅，發動了對咱邊區大進攻！

二

蔣介石把漢奸隊編成了「遭殃軍」，「漢奸牌」的「遭殃軍」又組織了地主「還鄉團」，「還鄉團」領着「遭殃軍」來向咱們進攻了！

張金柱是個好小伙、好黨員，何花秀也是個好婦女、好黨員，還有許許多多好青年好黨員，他們男的女的都武裝起，進行高房戰，地道戰，地雷戰。野獸們來一次，被打走一次，又來一次，又被打走了。

可是第三回却不同了，第三回敵人來的那麼多，辦法那麼狠，完全照日本人的樣：「鐵壁合圍」，「駐屯清剿」，捉住男的女的就打就殺，就逼着脫光了衣裳捫秧歌……

第三回，包圍了村子整整兩晝夜。

起先，敵人在村外，金柱和二十多個民兵都爬在高房上，只要敵人往村口走，就一陣排子槍和手榴彈。手榴彈打完了，金柱就在房上叫：「你們遞上手榴彈來！」房下邊，花秀和一群婦女答道：「別急，够你們使的。」就爬着梯子往上送。後來敵人打砲，砲火那麼猛，把高房上的工事都轟平了，煙子塵土飛了滿院，人們就下了地道。

金柱在地道裡往前爬，不住的問後邊的人：「婦女們都下來了嗎？」一會，後邊傳上來：「何花秀還沒來。」金柱心裏一跳，却顧不得，忙從一個「翻

口」鑽到一個正對着村口的槍眼跟前。這槍眼是在村頭上一個碾盤脚下，碾盤正像一個結結實實的堡壘，這堡壘四週圍除了有槍眼，裡面還能按上拉火地雷。金柱從槍眼裡往外瞧，看見村外莊稼地裡敵人不時伸出頭來瞅一瞅，大概是好半天沒有聽見民兵打槍，就一步一爬地往村邊上，上到離村幾十步遠，在一個土埂子後邊架好了機槍，剛響了兩索子，金柱瞄得準，頭一槍就把機槍打翻了，第二槍機槍手也倒了。可是當他換一個槍眼往這邊看時，一群敵人已經從南邊小胡同裡進了村，（原來村南邊的槍眼都叫敵人用重機槍「掄」了，民兵們都撤到村西去了。）眼看着就摸到碾盤跟前來了，金柱一急，正要開槍，忽然從碾盤後面的房上丟下個手榴彈，好幾個敵人「跳」了「舞」，其餘的就一窩蜂似的往後退。他心想：「好傢伙！這準是她幹的……」

是的，人們都下了地道，花秀反而一個人上了房，這平頂房一家一家不是相連的就是搭好了橋，房房相通，她從這個房爬到那個房，看見那兒敵人多，她就往那扔手榴彈。

不提防村南的敵人也上了房，一槍，打的她頭髮一飛，趕緊一滾，抓住了

靠房簷的一棵樹，溜到一家院裡，半天半天才能動，幸喜這家有地道口，才下了地道。

這一仗呀，打得真熱鬧，每個房子裡都有看不見的槍眼，每個槍眼裡都飛出子彈，到處是地雷響，到處是血肉飛。這一仗，匪軍打的動了火，也下了決心，只要發現一個槍眼，就用重機槍對準了掃，掃開一個洞，就往裡扔手榴彈，然後用鐵鍬挖，挖開了，再往裡薰煙、灌水。這一仗呀，地雷炸完了，高房燒塌了，地道破壞成一節一節的了，民兵們堅持了兩天兩夜，才從通村外的一個地道口往外突圍。

民兵突圍了，可是何花秀還在地道裡。

何花秀，她兩天兩夜只吃了幾口乾糧，只喝了點涼水，也沒睡覺，她拿着個小撅槍，不怕烟薰和水淹，到處鑽，到處躲，只要還剩一個槍眼，還有一節地道，她決不退，她還在打。

敵人知道民兵們突圍了，知道他們在村外莊稼地裡打冷槍，就又調來幾百人，在莊稼地裡拉網「清剿」。可是村裡不斷的來報告，說是：地道裡還有土

八路，冷槍打的準，死了一個、兩個、三個，怎麼搜，怎麼捉，却怎麼也不見影。

這一仗，何花秀打死了敵人十幾個，最後被滿地道的煙子薰的睜不開眼，才找到一個出口爬出來，外面是一堆靠着牆的秫稻，牆裡是院子，牆外是村邊的大道。她就躺在秫稻堆裡，閉着眼休息。

忽然，一大群鷄從這家院裏飛出來，正落在她這堆秫稻上，大驚小怪的鬧翻了天。接着，院子門一響，她從秫稻縫兒裏，看見一個匪軍舉着明晃晃的刺刀，瞪着圓圓的鬼眼，彎着腰，像貓捉耗子似的，一步一步向她走來。她捏緊了槍，從秫稻縫兒裏瞄準，可是，只剩一粒子彈了，不敢打。不想匪軍猛一竄，抓住了一隻鷄，很得意的笑了笑，就走了。

她不知是什麼時候睡着的，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醒的，只聽見四外靜悄悄，從秫稻縫兒裏看的見天，天上千萬個星星睜眼，原來天已經黑了。

有個黑影子，肩膀上揹着槍，在眼前的大道上來回走，腳步通通通，她想：「這是站崗的，村裡還住着哩！」

那哨兵走的累了，靠在秫稽垛上休息，一會，打起鼾來。好何花秀，槍口通住他的脊梁骨，砰！對緊了人打槍響聲不大。

她掀倒秫稽跳出來，檢起他的「美國造」（槍），解下子彈帶，就竄進了莊稼地。

三

這平原上的青紗帳，望不到邊，走不到頭。何花秀揹着一枝長槍，提着一枝短槍，在這莊稼地裡，黑影裡摸來摸去摸了一陣，沒找着金柱他們，就又累倒了，睡着了。

這一覺一睡睡到第二天正晌午，醒來時看見藏在地裡的人們一羣一羣的往村裡走，知道敵人已經退了，也就揹着槍回了村。

村子完全變了樣：牆壁倒了，房頂穿了，柴禾堆變成了灰，糧食囤還在冒煙，滿街淨是鷄毛、馬糞、煙盒子，到處是哭聲罵聲。何花秀啊，她那家，那小倆口的小暖窩兒，變成了什麼樣子！院子門塌了，大門扇歪了，窗櫺子折了

，灶成了一堆土，鍋成了碎鐵片，水甕缺了半邊。房裡：鏡子破了，瓶子碎了，被子撕了，箱子倒了，糧食櫃裏拉了屎……。

何花秀不歎氣不傷心，只是咬了咬牙。她把槍攔在炕上，從亂七八糟的東西裡找到了餽餽籃子，看見裡面還有幾塊餽餽，也不管變酸了變臭了，拿起來就啃。又從破水甕裏舀了碗水喝了，全身才覺得鬆爽點了。

猛然間，村子四邊又響起了槍，街上嚷叫聲腳步聲亂成一片！原來敵人是假撤退，等老百姓回來了，又返回來圍了村。她知道現在衝不行，打也不行，猶疑了一下，只得把槍和子彈都塞進炕洞裡，翻過後邊的院牆。

後面是個小胡同，她腳剛落地，胡同口就閃進來兩個便衣特務，她就被捉住了。

全村男男女女幾百口人，都被圍到村外邊一個大場裡「開會」。四周圍架滿了槍，站滿了匪軍。正面擺着一張桌子，幾條板凳，兩桶涼水，兩把劍刀。一個當官的匪軍，個子像頭牛，提着小手槍，肥鼻頭，寬下巴，仁丹鬍子下面露出兩個大黃牙，小老鼠眼藏在帽沿下，冷森森的逼人。一個還鄉團，手裏拿

着馬鞭子，兩頭尖的棗核臉，伸長了脖子仰着頭，下巴冲着人，兩眼翻着天，嘴裡舌頭一卷一卷的，說話撇京腔擺架式。

那當官的說：今天國軍到這裡，爲了「剿匪安民」，只要說出了誰是八路、誰是共產黨、誰是幹部，就沒你們的事。那邊鄉團從懷裡掏出個小本子，點着名叫道：「你們說說，誰是村長張寶瑞、農會主任王洛根、民兵隊長張金柱、婦會主任楊雪貞，指出來！你們時新的是自動性，鄉裡鄉親的別叫俺『動員』，自覺點吧！」

人們這才認出來，這鬼傢伙原來是雙溝集上的惡霸地主『南霸天』的大小子，事變前在國民黨保安團裏作事，事變後就當了漢奸，現在又當了還鄉團。人們胆大的跟野獸們眼對眼的瞅，胆小的都低着頭彎着腰。孩子們吓的不敢哭，把嘴捂在娘懷裡，娘的眼淚滴在孩子的臉上。老頭們鬍子在發抖，老婆們心裏在念佛。

全場子的人都奇怪：爲什麼何花秀沒跟着幹部民兵們一塊兒跑？爲什麼像她這樣好模樣的年輕媳婦不跑得遠遠的？爲什麼像她這樣堅決勇敢的人會被捉

住？全場子的人啦，都替她担心。

何花秀呢？她却滿場子亂看，她看見場子邊上就是莊稼地，可是地邊幾把刺刀明晃晃，跑是跑不了的。她又聽見，村裡有婦女們的哭叫聲，有野獸們的打罵聲。她替全場子的人着急，替婦女們可憐。心裡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進行「五一」大掃蕩時，有一天，她在麥子地裏爬了一天，傍黑時走近一個村子，想進去找點東西吃，正在奇怪爲什麼這麼靜悄悄的，却看見村邊一片大場裡，滿場都是黑紅色的血……。

她腦子裡又一閃：「金柱……我那炕洞裡的槍……」

血怎麼樣？金柱怎麼樣？槍怎麼樣？却想不下去。又猛然一咬牙，一甩頭髮，自己對自己說：「你心裡幹嗎這麼亂？……」就挺起胸脯抬起了頭。

只見那「還鄉團」拉出去一個老頭，問了幾句，兩嘴巴就打倒了。又拉出一個小孩，問了幾句，就往鋤刀下面拉，那孩子的娘跳下去救時，孩子已經變成了兩段！那女人嚷叫着打了兩個滾，被那當官的野獸小手槍一指，胸口一冒血，也死了。又一個青年被拉出去，鞭子打，腳踢，弄的不成人形，他實在受

不住了，大叫一聲：「打倒你個狗日的呀！」跳起來奔向那「還鄉團」，却又被旁邊飛來一粒子彈打倒了。

人們眼裡都流淚，心裡都冒火。胆小的人往後縮，縮到場邊子上，又被刺刀逼着往前擠。

野獸們又圍着場子轉，一個個的看，一個個的找。

在千百人中間誰最引人注意？只有何花秀。她臉上有霞彩，眼睛裡有星星，身個兒又是那麼勻稱，雖然三天三夜在地道裡和在莊稼地裡鑽的滿身土，雖然三天三夜沒正正當當的吃過飯睡過覺，她那模樣却還是麥苗地裡的好麥穗，高粱地裡的長高粱。

這時她正在想：「我幹嗎沒把那支挾槍帶在身上，這時正好幹那狗日的們……」却冷不防被那還鄉團抓住了胳膊，拖了出去。

全場的人都打了個冷顫，看住她。

她挺着胸脯瞪着眼站在那裡。

那當官的搶上去涎着臉說：「嘿，看你年輕輕的嬌嫩嫩的，氣兒倒挺大

……」她嚷道：「你這禽獸，你要幹嗎？！」那傢伙還是涎着臉咧着嘴說：「你看看，這是幹嗎呀？」「幹嗎？要抽你的筋刮你的皮！」那傢伙走上來就想動手動腳，不提防何花秀手快，「呱」的一下就給他一嘴巴。那傢伙火了，抬腿就踢，不提防她往旁邊一閃，他用力過猛，皮鞋被地上的血一滑，蹌的一脚摔倒了。這一下可弄的他臉紅脖子粗了，爬起來就嚷：「網起來！澆澆她的火！」

那「還鄉團」和別的幾個傢伙下死力反綁了她的手，下死力把她按在板凳上，問她：「聽說張金柱那小子娶了個小媳婦，是個鐵了心的共產黨，是你不？」「不知道！」「你別找死不看日子，快說，誰是張金柱？」「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灌！」就提來壺涼水，往她鼻子嘴裡淋，她叫着罵着就死過去了。

世間上那有這樣的人？世間上那有這樣的禽獸？對着她那屍身做出多麼難看的醜態啊！連那場子邊上的兵們也別過臉去不忍看。

老頭老婆們不顧命的跑上去，跪下來求情。

婦女們捫着臉哭，男人們都捏緊了拳頭。

這時，說時遲那時快，從場子邊上的莊稼地裡猛地飛出來一排子彈，那還鄉團倒了，那野獸官倒了，那兵們倒了，沒有倒的撒腿跑了！

全場的人們也一窩蜂似的亂跑開了！

接着又飛出來幾個手榴彈，然後衝出來一群如狼似虎的民兵，張金柱衝在前面，揩起何花秀來就鑽進莊稼地裏去了。

四

從這天以後，敵人就佔住村子不走了，並且天天抓老百姓挖圍村溝，築寨籬，修工事，想長期佔領這一地區，作為保衛平津的「安全地帶」。

村裏人們能跑的都跑出來了，有的轉移到清河以南，有的到非據點村投親靠友藏起來。青壯年和村幹部們却大多數參加了金柱的民兵隊，他們用何花秀娘家那村做糧食供給處，經常活動在附近的青紗帳裡，隊伍一天天擴大，只是槍枝彈藥不夠使。

何花秀那天被金柱揹着一口氣跑了五里地，吐出了滿肚子的水還醒過來，在她娘家一個秘密地洞裡養了三四天，現在身體又壯實了。身體一壯實她就想着要報仇，就對金柱說：「給我一枝槍。」金柱問她要幹嗎，她說：「幹民兵，報仇！」金柱說：「那可不行！你在村裡打打地道戰還行，幹這個你知道得受多大苦？」她說：「受多大苦也不怕！」金柱說：「不行，咱們正缺槍。」她想了想，說：「咱村裡早先不是還埋着些槍的嗎？再說，俺那兩枝槍還塞在家裏炕洞裡的哩！」金柱搖搖頭，說：「這是白想，咱村敵人正挖圍村溝修據點，誰有那麼大本事去取槍？」金柱一定要她再躲在地洞裡養幾天，她說：「要那麼着，俺活着不如死！」兩人都臉紅脖子粗，爭了半天沒結果。

第二天天不亮，金柱他們從新挖好的地道裡鑽出來，打算集合人往青紗帳裡轉移，却在地道口上發現了網得好好的五枝三八槍，點着燈細一瞧，認的出正是他村早先「堅壁」的槍。金柱打了個冷顫，忙去問花秀的娘，她娘却以為她跟着金柱下了地道……

這以後，就一直不知道何花秀的消息。

敵人建立好了據點，開始對村裡村外「反覆清剿」，各據點互相配合，「還鄉團」當嚮導，差不多把每間房子，每條地道，每片莊稼地，每塊墳地，都「合擊」到了。金柱他們實在不能堅持，只得轉移到敵人掃蕩「重點區」的邊沿地帶去活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覺得時間過得慢，每個人都都在醒着做夢、夢裏醒着——都在結記着自己的村莊、自己的家、自己該收穫的莊稼，每個人都在焦心地等待着強大的野戰軍早一天打到這邊來。在這無數的人裡面，金柱是最焦心的一個，他起先是捶頭頓腳，一定要單人匹馬回村看看，被上級和同志們勸說了幾次，就又像瘋了似的，一天到晚不言語，只是一個勁的擦槍，把那槍膛擦的能照見人，如果一發生戰鬥，他就不顧命的往前衝，好幾回差點受了傷。

誰也背着他歎氣，誰也知道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半個月以後，強大的野戰軍真的從清河南邊打來了！

這一天，小柳莊收復了。部隊前腳押着俘虜走了，金柱他們後腳就進村。

他們看見：村外半里地以內的莊稼都被剷平了，平地上立着一道一人多高的木寨籬，寨籬裡邊是一道圍村溝，溝裡灌滿了臭水，水裡有些死屍，溝的裡岸沿上一溜子地堡槍眼，上面又是大碉堡小碉堡無其數，整個村莊看起來像個蜂窠，街上幾個打傷了的匪軍鬼似的爬動着，牆上寫滿了「服從蔣主席」的標語，沒有豬和雞，連狗也絕了種，更看不見老百姓。

在一家地主的院裏，一間大北屋裏的橫梁上，吊着四具屍體，都是反背着手吊着的，三個男的一個女的，都剖開了肚子，腸子吊成線，脚下都有個大盆，裏面裝滿了血。這三個男的看不出是那村人，這女的，那怕是剝成肉醬也認得出：正是何花秀！

每個人都覺着頭腦裡嗡了一聲，都差點站不住腳。張金柱靠在門框上，頭搭拉下來，眼睛珠子不會轉動了，不會看東西了……

後來，據村裡一個老太婆說：半月前的一天，敵人抓了些老頭老婆挖圍村溝，從晌午到快半夜才歇工，讓排着隊進村，爲了怕混進八路軍，村口有一個匪軍用手電筒照着人們走。這老太婆走到自家門口，覺着背後被人通了一下，

回頭一看，是個揩着鐵鍬的女人，小聲叫她不要曬，進到院裡一問，才知道是何花秀，吓了一跳，趕緊把她拉進屋。她問了問村裡誰家住着的，誰家有人在家，就爬着牆頭翻到隔壁一家空院裡去了，以後就不見她回來。

大概她刨出了這院裡埋着的那十枝槍和幾個地雷，因為太重，只偷着措回去了五枝槍。

這村有個從前在天津給大公館裏當過廚子的老頭，被敵人俘住了給當官的作飯。據他說：半月以前一天天快亮時，街上一陣亂，接着響了兩聲槍。天明以後，就聽見匪軍們說捉住了一個女八路軍，說是在營部後山牆根前埋地雷，被「巡夜兵」捉住的。後來，這老頭正在廚屋裏炒菜時聽見北屋裡過堂，聽見叫聲，罵聲，正是何花秀的聲音。以後，聽匪軍們說：這女八路太堅決，營長軟硬手段都使盡了，對她實在沒辦法，就關到黑屋子裡了。後來又聽說她時常不吃飯，想尋死……

一個這麼好的青年人，爲了國家的幸福，爲了自己的幸福，就這樣英勇頑強地死了！

她啊，模樣像花，性情像火，她活着時誰不快活？她死了誰不落淚？

張金柱，你是個好小伙、好黨員，當時就背起槍參加了野戰軍。現在聽說
你已隨着大軍過了長江，你該永遠不會忘記這仇恨，你要追趕那殺人野獸到天
涯海角！



平原上

著者 秦兆陽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
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街二五號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一九四九年十月
在北平印造華北第一版

大眾文藝叢書

傅家寶（小說集）	趙樹理著
鐵樹開了花（小說集）	曾克著
囑咐（小說集）	孫犁著
親家（小說集）	康濯著
人民的兒子（小說集）	方紀著
平原上（小說集）	秦兆陽著
望南山（中篇）	楊朔著
村歌（中篇）	孫犁著
楊趕會的一家（中篇）	俞林著
劉志丹的故事（中篇）	董均倫著
山村紀事（散文·報告）	蕭也牧著
在城郊前線（散文·報告）	嚴辰著
穆林女獻槍（詩）	王亞平著
生命的春天（詩）	嚴辰著
生死仇（劇本）	遼斐等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63
-2

平原上

基本定價\$3.40